

98
K207
54
乙

现代文学
小品文卷

瓜蒂庵

谢国桢 著

北京出版社



C 493687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98
K207
54
2

现代文学
小品文选

瓜蒂庵

谢国桢 著

北京出版社



C 493687



目 录

| | |
|----------------------|------|
| 第一辑 治学之路 | (1) |
| 我的治学经历 | (3) |
| 《明季奴变考》叙论 | (6) |
| 《清明寒食考》缘起 | (10) |
| 《彭荻斋著述考》小引 | (14) |
| 《张南垣父子事辑》弁言 | (15) |
|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叙说 | (16) |
|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 | (17) |
| 《平景孙事辑》缘起 | (19) |
| 《清初东北流人考》引论 | (20) |
| 《增订晚明史籍考》新版前言 | (29) |
| 《春明读书记》引首 | (31) |
| 《明末清初的学风》自序 | (33) |
|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前言 | (34)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 |
|-----------------------|-------------|
|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前言 | (39) |
| 《明清之际觉社运动考》重印前言 | (41) |
| 《两汉碑刻砖瓦拓本辑录》自序 | (43) |
| 《史科学概论》序言 | (48) |
|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 | (50) |
| 第二辑 忆旧题记 | (53) |
| 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 | (55) |
| 樾王图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 | (62) |
| “教我如何不想他” | |
| ——怀念赵元任先生 | (63) |
| 《张菊生先生蠡湖课作》跋 | (65) |
| 爱国诗人柳亚子与南明史乘 | (67) |
| 天坛·泰戈尔·松竹梅 | (73) |
| 怀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 | (77) |
| 新岁赠同学兼南梅子 | (80) |
| 三吴回忆录 | (83) |
| 楔子 | (83) |
| 海上观书 | (85) |
| 南京在望 | (91) |
| 阊门纪善 | (93) |
| 南屏嘉业堂 | (96) |
| 烟雨楼头 | (98) |
| 平湖传朴堂 | (99) |
| 西泠片羽 | (101) |
| 重到林陵 | (108) |
| 香岛归程 | (11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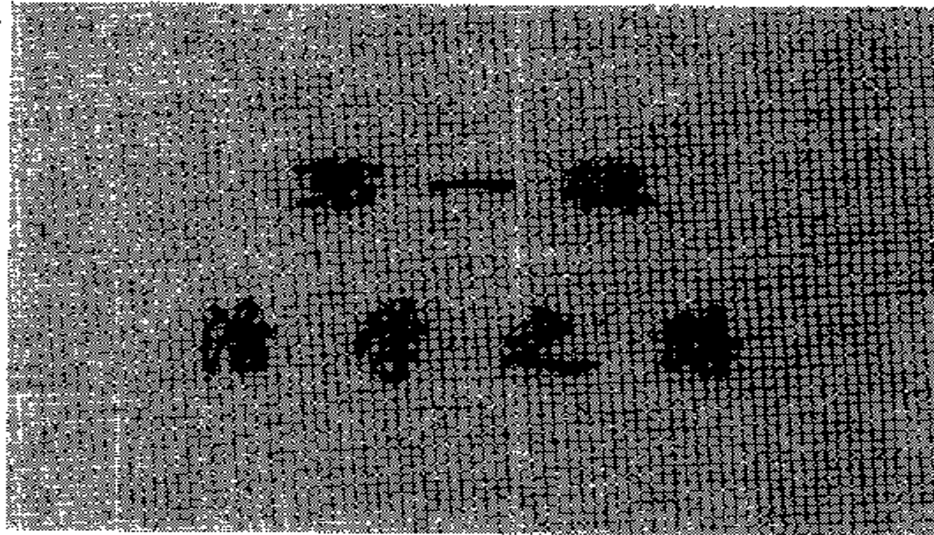
| | |
|-------------------|-------|
| 寒斋记 | (112) |
| 第三辑 莘林丛景 | (115) |
| 《明清笔记粹乘所见录》结语 | (117) |
| 清议与乡评 | (120) |
| 李商隐的《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 | (123) |
| 关于李贺《协律钩元》 | (124) |
| 答樊维纲同志谈《而庵说唐诗》 | (130) |
| 《顾炎武与惊隐诗社》首书 | (133) |
| 《记宣南诗会图卷》总说 | (137) |
| 记黄易与庄缙度之藏汉魏神刻 | (141) |
| 记沈西庵之著述 | (148) |
| 记常熟徐兆珩所编著之书 | (150) |
| 谈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刻本 | (152) |
| 记南游所获《别下斋丛书》 | (154) |
| 宁波天一阁藏书小记 | (157) |
| 苏州元和顾鹤逸藏书小记 | (158) |
| 江浙访书杂感 | (159) |
| 天堆 | (163) |
| 明末园林建筑风气兴盛 | (165) |
| 陶然亭与鸚鵡冢 | (170) |
| 从广和居谈到同和居 | (172) |
| 北京市琉璃厂 | (175) |
| 第四辑 厚敦举要 | (179) |
| 《中国善本书提要》序 | (181) |
| 《一士类稿》序 | (186) |

| | |
|-------------------------|-------|
| 《鲁迅与北京风土》序 | (189) |
| 《清稗类抄》重印前言 | (191) |
| 题陆袁乡《藏书图》 | (195) |
| 题《故文选翰节存》后 | (196) |
| 王国维先生书孙崧庵《〈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 | |
| 手稿跋 | (197) |
| 潘景郑《青溪填河图》序 | (201) |
| 汉刘平国柏路颂旧拓本跋 | (202) |
| 跋汉左元异墓志陶片拓本 | (206) |
| 《东北史稿》跋 | (211) |
| 《何氏语林》跋 | (213) |
| 《附音日札》跋 | (216) |
| 《完山堂外纪》跋 | (217) |
| 《西山日记》跋 | (219) |
| 《梅花草堂笔谈》跋 | (221) |
| 《李君实杂著》跋 | (222) |
| 《南吴旧话录》跋 | (223) |
| 《听雨闲谈》跋 | (225) |
| 《救狂狂语》跋 | (225) |
| 《使滇日记》、《使滇杂记》跋 | (226) |
| 《在河楼集》跋 | (227) |
| 杨秋室校本《鮑培亭集》跋 | (230) |
| 《南阜山人教文存稿》跋 | (234) |
| 《中隐堂杂著》跋 | (235) |
| 《石湖神歌百首》跋 | (237) |
| 《余生纪略》跋 | (238) |
| 《桐桥倚棹录》题记 | (239) |

| | |
|--------------------------|-------|
| 第五辑 古籍钩沉 | (243) |
| 《明初伏羲志》 | (245) |
| 《丝绸全书》 | (245) |
| 《鲁王案》、《楚王案》 | (247) |
| 《启祯两朝实录汇编》 | (249) |
| 《残明书》 | (250) |
| 《稗说》 | (251) |
| 《五刻徽州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 | (252) |
| 《见闻杂记》 | (253) |
| 《小柴桑喃喃录》 | (258) |
| 《薛洪孟笔记》 | (259) |
| 《蝇须馆丛话》 | (260) |
| 《欧光亭杂识》 | (263) |
| 《未刻谈往》 | (264) |
| 《亚谷丛书》 | (266) |
| 《虫获轩笔记卷》 | (268) |
| 《梨花簪随笔》 | (269) |
| 《雪泥书园杂志》 | (270) |
| 《骈枝赘忆》 | (272) |
| 《敬斋杂著》 | (273) |
| 《洋烟考述》 | (275) |
| 《读史方輿纪要》 | (277) |
| 《苏州织造局志》 | (279) |
| 《删典》 | (281) |
| 《秦边纪略》 | (283) |
| 《西湖佳话》 | (285) |

| | |
|-------------|-------|
| 《听雨录》 | (288) |
| 《扬州休园志》 | (288) |
| 《壬申纪游》 | (290) |
| 《杏花村志》 | (291) |
| 《燕程日记》 | (294) |
| 《云间据目抄》 | (296) |
| 《海隅遗珠录》 | (298) |
| 《梵麓山房笔记》 | (300) |
| 《吴门岁华纪丽》 | (300) |
| 《乡园忆旧录》 | (302) |
| 《江左闻见录》 | (303) |
| 《吴兔床日记》 | (304) |
| 《花语阁日记》 | (305) |
| 《鼠烈日记》 | (306) |
| 《玉光剑气集》 | (308) |
| 《玉剑尊闻》 | (310) |
| 《湖景残存经籍志》 | (313) |
| 《里堂书跋》、《忆书》 | (314) |
| 《书钞附题跋》 | (316) |
| 《铁网珊瑚》 | (317) |
| 《珊瑚木难》 | (320) |
| 《枫树山房帖目》 | (321) |
| 《集古印谱》 | (323) |
| 《今文类体》 | (325) |
| 《吴郡甫里诗编》 | (327) |
| 《诗苑雅谈》 | (328) |
| 《李小有诗集》 | (329) |

| | |
|------------------------|-----------|
| 《影园诗稿》 | (332) |
| 《章大力稿》 | (333) |
| 《白奔山人全集》 | (335) |
| 《倚湖手稿》 | (338) |
| 《金陵览古》 | (340) |
| 《卧龙山人集》 | (341) |
| 《怀旧集》 | (342) |
| 《钝斋文选》、《钝斋诗选》 | (344) |
| 《天笠楼四书语录》 | (345) |
| 《忧患集偶抄》、《子遗录》 | (348) |
| 《岳林文集》 | (349) |
| 《贯道堂集》、《失编》 | (351) |
| 《高拓集稿本》 | (353) |
| 《米青轩诗抄》 | (354) |
| 《孟晋斋文抄》 | (355) |
| 《津梁集》 | (356) |
| 《攀古小庐杂著》、《攀古小庐文》 | (356) |
| 《适园丛稿》 | (359) |
| 《安静子集》 | (362) |
| 《蒲阳先贤丛书》 | (364) |
| 选编后记 | 姜瑞堂 (367) |





我的治学经历

我是一个愚笨的人，做起事来粗枝大叶，错误百出，虽然读了点书，都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纵然也写了些不成熟的文章，徒负虚名，不过是抄撮成文，徒见笑于通人。所以时光虚度，从小到老以至于皓首无成。要是说在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上尚有一知半解的话，也是承良师益友的启示和帮助，自己也是不敢自居其功的。

我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受到大家庭中内部矛盾的排挤，仅在私塾中念过几年书，不过是“子曰学而”那一套陈腐的东西而已。连英文、算术等科，都毫无门径。

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就从家乡河南的安阳到北京来投考学校。这时两眼乌黑，什么也不知道，只有到高等补习学校去读书。连年投考北京大学，连考三年都没录取。眼看着年岁长大，没有就学的机会了，只好托人情去谋个小差

事，混一辈子而已。我每次走过北京大学的时候，只有望红楼而兴叹，见沙滩而增悲，感到研究学问这件事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

到了一九二五年，在彷徨歧路的时候，碰巧考取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当时的导师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诸位先生。那时我连学费都缴不起，衣食无着，只有教私馆为生，混过了肄业的期间。结业以后，就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梁思永的弟弟、妹妹思达、思懿等），并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请梁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充当助手。从此以后，我走上了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

梁启超先生在清末“戊戌变法”中，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可是到后来他仍主张君主立宪，还组织了宪政会和进步党。梁先生曾说过：“要以今日之我，来责伐昨日之我。”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可惜的是，他不能实行其诺言，终究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但是当他政治生涯失败之后，转而以其诲人不倦的态度，创办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来教诲后一代，却培养了一批人才，这是值得肯定的。

当时我还年轻，要教育儿童，从事科研编纂的工作，真是栗栗畏惧，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可是梁先生性情豪爽，对待学生如子侄一般，和易近人。茶余饭后，他最喜欢谈天，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听了忘倦。

那时我的腹中，一无所有，面对这位大学问家的老师，我是这样做的：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我马上拿小本记下来。我和梁启超先生朝夕相聚，同桌吃饭。饭后他

常为我们谈文人逸事的故事。他谈到苏东坡南贬儋耳（海南岛）和如何渡海的事迹。“九死南荒吾不恨，此游奇绝快平生”的诗句，记叙了苏东坡当时的心境。可怜，那时候我连东坡南迁渡海的故事也不知道，我马上问先生。他并不以为我浅薄无知，而加以耻笑。他连忙给我讲宋代元祐党争的事迹。这样我就知道这回事了。

有一天梁先生高兴，他要我和我的子女，即我的学生围坐在一张长桌子旁，他为我们讲《天人三策》。他一面吸着纸烟，一面走着；一面背诵，一面讲解。我很惊讶。等他讲完之后，我问他：“先生背的这样熟？”梁先生笑着对我说：“我不能背《天人三策》，又怎样能上《万言书》呢！”

还记得这年夏天，有一次吃过晚饭之后，在院中乘凉，在楼前的林荫当中，呈现了一钩小月，清风徐来，先生兴致怡然。在坐的有同学吴其昌、梁廷灿诸君，我率然而问他“戊戌政变”的经过。梁先生非常高兴，他从容地为我们讲他少年时在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先生读书，由“戊戌政变”一直讲到蔡锷在云南起义，一口气讲完。望眼一看，东方已现出鱼肚白了。我稍睡片刻，醒来后就写了一篇《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登在《益世报》上。

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就导源于此。

时间过得很快，我在梁家教馆，也不过一年，到了第二年夏天，梁先生就把他的子女送到南开中学去上学；又把我介绍到南开高中去教书，不久又叫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服务。

临行的时候，梁先生送给我他收藏的影印本《淳化阁帖》，并写有题字，以作纪念。此外还送给我他仿效秦权所写的长条，以及余绍宋画竹、梁先生题字的横幅。这个横幅后来被我的好友郑振铎先生拿去，一直挂在他的书斋之中，作为西谛书斋中的长物。不久梁先生就归道山，至今想起来，还为之黯然。

我服务于北京图书馆差不多十年，其初是编辑馆藏丛书的目录，后来就在梁启超先生纪念室里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和作我的明清史研究工作。我每当休息的时候，依扶着北海玉石栏杆，遥望琼岛的春荫和太液的秋波，同时又缅想着江南的烟景。回到馆阁式的图书馆里，在梁先生所用的书案上，写成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以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叠石名家张南垣父子事辑》等篇，陆续问行于世。为了研究这些问题，作专题论文，搜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资料。我之有收藏野史笔记的嗜好，就开始于此。

我记得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时候，有助教赵万里、同学有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刘节、陈守实、王力、徐中舒、周传儒、王静如、戴家祥、蒋天枢诸君。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徐森玉先生是领导，同事中有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孙楷第、胡文玉、向达、贺昌群，稍后有谭其骧、张秀民诸位先生，都是埋首从事于所专长的研究工作。当时我们都是研究我们喜爱的学问，有时一般人还认为馆中养了一批吃闲饭的人，却想不到，到解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上，还除了我以外，都派了用场。

我自解放以后，承党的感召和范文澜同志的照顾，叫我

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去学习，初步学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试图用新的观点来指导科研工作，写出新的论著。“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被打成“牛鬼蛇神”，编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列。在这场疾风暴雨的冲击下，我的老同学刘盼遂先生被迫害投水自尽了；孙楷第先生把他所藏的小说秘籍和他亲笔批注的书籍以及手稿，用七分钱一斤，都卖掉了。我一想起来就很难过。

在“靠边审查”期间，我和我的难友同坐于一室之内。我想这是我读书的大好机会到了。于是我就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以及《呐喊》、《彷徨》、《且介亭杂文》等书，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对研究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很有启发。我又把两汉史迹最基本的书籍，如《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七家后汉书》、《西京杂记》、《三辅黄图》等都拿来通读了一遍，记载新出土文物的《文物》杂志，我也拿来看。凡我要知道和要解决的问题，都分门别类的做了卡片。

在这期间，我把以前所辑的明清野史笔记的资料，编成《明代社会经济资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资料选编》。又把新出土的汉代文物用史乘记载来证明，并试图阐述当时劳动人民是如何不断改进衣食住行的，编著成《两汉社会生活概述》一书。及至1972年春天，从河南明港干校回到北京，得以重理旧业。我曾经以乐观的情绪，写成了《明港杂事诗》二卷。

我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斗，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治学经历。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假若有同志问我怎样学习明清史的，我就只能这样的答复。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效法鲁迅先生。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灯下写完，时年七十有九。

原载《书林》1980年第5期；

又收入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明末清初的学风》

《明季奴变考》叙论

明季奴变，这一件事，正史上谈到的很少，就是许多史家也不注意。先师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阶级下》说：

奴变一役遍及江南各省，此事惟闻诸故老，知缙绅之家，罹祸最烈。然事之始末，官私文书记载极稀，吾今不能言其情形，并其年月亦不能举出。

但是在他的书内叙说的有清雍正时解放的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这世仆的制度，与奴变很有关系。《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雍正五年：

以江南徽州府有伴当、宁国府有世仆，本地呼为佃民，其籍业与乐户、惰民同。甚有两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为彼姓执役有如奴隶。究其仆役起于何

时，则茫然无考，非实有上下之分……特谕开除为良民。

梁任公先生又说：

吾乡及附近各乡皆有所谓世仆者，其在吾乡者为龚姓，其人为吾梁姓之公仆，问其来由，正如雍正谕所谓“仆役起自何时，则茫然无考”者。其身分特异之点，则不得与梁姓通婚，邻乡良家亦无与通婚者，其婚姻皆限于各乡之世仆。

等等。世仆的事情，到了清代中叶，虽然看不见了，但是奴仆的阶级制度和官家豪奴的专横，就是到了民国，还是没有革除净尽。例如以我家来说吧。我原籍是武进人。谢氏是武进的望族，族中印有《毗陵谢氏族谱》约有三十多册。据太叔祖谢作霖先生（霁）说：

族谱限制很严，例如今年报名的九十人，那末至多印一百部。最大的原因是恐怕我家的仆人，顶名冒替，乱了家族的关系。

作霖公曾赐给我家谱一部。为了供众阅览，我捐献给北平图书馆了。孟莼孙先生（森）又说：

吾乡前清嘉、道以前，在店铺的门前，必有一个家人，戴着红缨帽子，坐在柜台前面一个高凳上，来

弹压一切。

凡此种的小事，很引起我研究近代奴仆的制度和奴变的兴趣。我的朋友陈守实先生本有一篇《明清之际之史料》，登在《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三号上，其中有关于记载奴变的问题。陈君搜辑的本来很用力了，似乎无须再事搜辑。不过他对于奴变的原因和奴变的情形，因为他是一篇笔记体裁，所以未详细的讨论，并且可以商榷的地方也不少，因此我不惮烦的重为补辑疏证一下。当我搜辑此项材料的时候，我常怀疑者，有三个问题：

(一) 为什么明代会发生奴仆的情势？

(二) 明代卖身投靠和豪奴放纵之风，与社会经济上发生什么关系？

(三) 奴变和索卖身契的事，是不是民族阶级的运动？

我这篇文章，就依著以上三个问题的次序，来讨论奴变的原委。至于我这几个问题，皆是因我所得到的材料，而发生了这几项的假设。这几个假设究竟对不对，还须公诸大家讨论。

原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1期，1925年6月；
又收入《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3月初版，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新版

《清明寒食考》缘起

早是伤春梦两天，可堪芳草正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韦端己《长安清明》

我们读了这首伤春感旧的诗，把清明时节的景物，描写的蕴藉可爱，亦足使我们心醉了！但是历代的诗人为什么对于寒食清明时候，有这种特别的感触？历代的美术家、画家，为什么对于这个时候，要有特别的贡献？或是表在图画上面，谱在音乐里面。以我推测起来，其中约摸着有三个缘故：

（一）寂寞惨淡的冬天，好容易的过去了，这时候变换了一个美丽而可爱的世界，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好像正在昏迷疲倦的当儿，猛然间被一个美人儿轻轻的笑语温柔，把你拍醒了；那时候你心中试问当怎样慰藉？正如丘迟所说的：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又如《小窗自记·杂著》上说：

春归何处？街头愁杀卖花；客落他乡，河畔生情折柳。

但是人们的同情心，非常的重；可是与你最同情的，那不用说，就是你的爱人了！天下的事，一年才一度中秋，花好月圆的事，哪有这样的多？要是和如花美眷的腻友，“同步花阴，共看明月”，那是怎样的快慰！正如宋人的词：

花深深，一钩罗袜行花阴；行花阴，闲将柳带，
试结同心。

我们读了这上半阙的词，假若是能“好语温柔，同步花阴”，那是怎样的高兴？但是我们若继续读下半阙的词，其中情味，又当如何？下半阙的词是：

日边消息空沉沉，画眉楼上愁登临；愁登临，海
棠开后，望到如今。

所以趁此佳节，触景生情，更增悲思。儿女的文学，因之清明节也就发生了。可是文人学士，感怀伤游，和一生不得已的，感这阳春的景象，就触动文思的也不少，但是也不外这一种的情怀。

(二) 节候的关系。如《荆楚岁时记》：

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

又因历史传流的关系，如周斐《先贤传》：

太原风俗云：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到唐代时候，对清明时节非常注意，有特别的游戏和应时的食品。大概这一天，上自皇帝，下至人民，趁着春草初绿的当儿，未有不出去踏青游玩的。那些文人，又把它粉饰

一番，所以人民响应于耳鼓里最深。

(三) 中国人民最崇尚祭祖，清明是人民祭祖的一个时期，“慎终追远”，在一班人的心理上是最易感动的。而那些文人学士，感到生老病死苦的感触，不免咬文嚼字起来，所以流传的作品也不少。如高九万的诗：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一滴何曾到九泉”，那又何等的沉痛！

总看以上三个原因，清明节的风俗，就深中我们人民的心理上，以至传到如今，对于寒食清明的观念还是非常的重。

我拟作《清明寒食考》，就是基于甲子清明，我们约着几个朋友乘船逛东便门外的二闸。那时是二三月天气，在北京的天气，依然是初春。两三条柔柳，荡漾在曲塘上面，来往有几个小的鸭子在水上漂来漂去，一抹斜阳，映在城墙角楼上，城上的角声，徐风扑面吹到我们耳边。

那时我们不知不觉仿佛是醉了似的都笑起来，却怪我们也不知道笑从何处来的，因此我们认定是已经达到同情心安慰的地步了。所以我们趁此就结合办了一个清明社，凡同游的人都算清明社的社员。后来又办了一个清明中学校，它的校址是在内务部街大方家胡同，就算是清明社的产儿。

到今年清明，我们的清明社成立已经四年了，无端把我

的考证癖，被四周岁小孩子的清明社引起来。我就想把清明时节的缘起、风俗、掌故、诗词、歌谣，征集在一块，作一篇《清明寒食考》。但是我正治清代学术史，又加之懒于动笔，要不是我的朋友张贯一督催着我，我恐怕永不会动笔。

但是我先声明一句，我不是考证家，手头书不甚多，只把我所见的抄辑下来，要是像《改制考》之高皇典则，那是敢告不敏的。

底下我又声明一句：我这个稿子，作好了差不多已有一年。已经搁在一旁，不去问它，后来为着《国学月报》的第二期出报的时节恰又在清明时候，我就又把它重新整理一下，权应个景儿。这篇，就算我作的《清明寒食考》的缘起。

原载《国学月报》第2卷第2期，1927年2月；

又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瓜蒂庵文集》

《彭茗斋著述考》小引

茗斋，名孙贻，字仲谋，一字羿仁，号茗斋，浙江海盐人。晚近所见茗斋所著各书，或题曰“海盐”，或题曰“淮南”，或自署曰“管葛山人”，其实皆茗斋著述也。

茗斋为明季遗民。父期生，弟麟孙，均明亡死节。茗斋一介遗民，高蹈不仕，著述终身。其从兄孙迺，以宏博第一，名显词坛。茗斋则暗然无闻，至晚近，著述始稍稍出现于世。然历览载籍，志茗斋者颇鲜，即《海盐县志》茗斋之传，亦不过百字。吁！可悲也。

今偶览管芷湘（庭芬）《销夏录旧》及抄本《茗斋集》，均载有茗斋之传，叙述颇详，足以补县志之缺。于是乃有志

搜辑茗斋遗事及著述。日积月累，间已成帙。厘为《传略》、《著述》二篇，附以诗话数则，以见茗斋学术之概略云尔。

原载《北平图书馆月刊》第3卷第1期，1929年7月；
又收入《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7月初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3月新版

《张南垣父子事辑》弁言

余尝见清初“样子雷”所为模型，凡为宫室，先为矩矱，尺寸远近，不差累黍，虽近代西洋建筑家所为模型，无以过之。

因忆梁任公先生言：“清初华亭有张南垣者，以云林、大痴之法，为垒石堆土之事，千岩万壑，纳之于跬步之间。”当时恒叹为奇迹。余读戴田有所为《传》，惜其语多简略，事迹不详。偶读《南雷集》、《梅村家藏稿》、《居易录》诸书，乃得知南垣及其子陶庵，均以叠石名家。

凡“江南李工部之横云、卢观察之预园、王奉常之乐郊、钱宗伯之拂水、吴吏部之竹亭；北都则南海之瀛台、玉泉之静明园、西郊之畅春园、王学士之怡园、冯益都之万柳堂、皆出南垣父子之手。”竹垞、西河所为诗文，记其园林山水之胜，风景依稀，犹在心目，而山林岩壑，则已化为冷烟，鞠为茂草矣。

惟南海之瀛台、玉泉之静明园，今尚完好。余尝数瞻玩其地，瀛台东、西二面皆以巨石环合，石笋参天，怪石突兀。由殿之廊而西，则曲径通幽，委蛇伏行，凡数折而始见天日。自亭而下，则湖水澄碧，豁然开朗，依湖畔而上视，则碧阁

琼楼，苍松翠柏，环崎岩壑之中；日色返照，寂然无人，其状至奇。按瀛台为清德宗被幽囚之所，而知南垣、陶庵佚事者则甚鲜。至怡园、万柳，争颂于士大夫之口，今其园林已多半倾圮矣。

自瀛台而西，若万字廊、春藕斋、大圆镜中诸地，千岩万壑，层出不穷；若北海之濠濮涧、镜清斋，苍翠幽邃，清逸淡远，兼而有之，其叠石之法尤奇。但未知出诸谁手。

即南垣经画之地，此不过指其大凡，亦容有未尽者。若留心建筑之家，探讨其事，于营造范石筑土之中，更进而穷究叠石之法，亦艺林之佳话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安阳谢国桢识于北平图书馆。

原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6期，1931年2月，

又收入《明清笔记谈丛》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叙说

清初迁界一事，流毒于吾国沿海一带最深，然史家多未能道其详。王先谦编《东华录》顺治十四年三月，载有黄梧一疏，然止言防御郑氏，未言迁界之事。至十七年六月，仅有调苏纳海为兵部尚书一条。至康熙二十二年冬，有命吏部侍郎杜臻等至闽、粤、江、浙勘沿海边界一条。若非熟习其事者，则不知上所云为何事！

大抵清初对于汉人，颇为歧视，清兵南下，如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在稗史，吾人多能知之。及清朝定鼎，则外假以怀柔之意，以要誉于汉人；实则对于虐刻汉人之事乃深讳之。

其深讳之事，如顺治十八年奏销一案，江、浙一带，殃及万人。雍正间吕留良、曾静一案，曾撰有《大义觉迷录》一书，后反禁之。乾隆间之搜查禁书，如彭家屏藏野史致祸、庄氏史狱诸案，以及删改《实录》诸事，此其荦荦大者。迁界一事，盖亦犹如以上所举诸案，清廷所深讳之事也。

迁界之事，殃及沿海江、浙、闽、粤、鲁五省人民。其成祸之因约有三端：（一）由于清廷之畏郑成功。（二）由于郑氏之军法之过严，将吏多降入清。（三）由于明季遗民之通海。

此事实为清初东南一最不幸之事，凡顺治十七年以后，奏销、通海、禁社盟诸事，皆与此事有关。若一明此事，则连带诸事，皆可迎刃而解矣。比来浏览典籍，略有所获，排而比之，以见其事之大要云尔。

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2卷第4号，1930年12月；
又收入《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

当我草《晚明史籍考》的时候，凡关于明季党争和社盟的材料，随手札记下来，想作一篇明、清之际党社运动的文字。及至《晚明史籍考》草成以后，承袁守和先生厚意，在北平图书馆为我印行。但关于此项史籍，虽然积稿成堆，仍没有把他整理。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从日本归来，仍服务北平图书馆，在编纂室中我把旧稿从事整理。同时朱桂辛先生又约我到营造学社编《营造书目》。那时我唯一的兴趣，就是写这

篇文章。其间虽然荒废了馆务，疏忽了学社的嘱托，但是费了三个月的功夫，终把这篇文章写完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宗旨：因我昔年读全谢山《鮚埼亭集》，感到明季掌故的有趣。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在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我觉得要得到一般读者的同情，还是以语体文写，较为便利一些。因此，事实则引据原书，叙述则文由己出，但为读者不感枯燥起见，有时文章也不免稍为煊赫一点。

二十二年秋，来中央大学讲授明、清史，就把他拿来作讲义。并且从新修改一下，我感觉所谓“煊赫”的地方，总归于不忠实，遂把他删去了，仍抄录原文以存真相。又把重复的地方，重改过，遂成了这篇稿子的样子。并把以前作的《明季奴变考》、《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附在后面，都为一集。

已经隔过二三年的文字，再来校读，时过境迁，思想见解已与昔日不同。结果，总觉着不满意，而且现在我治明、清史的兴味，已经没有以前浓厚了。我想由清初以上推到辽、金、渤海的历史，来作东北史整个的研究；又想读点史学基本书籍，以药不学之苦。这几篇文章，在我的治学史上如白云苍狗，已成过去，存此一集，聊觐我治学的过程罢了。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五日，记于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第一寄宿舍。

原载《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初版本及重印本

《平景孙事辑》缘起

余昔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始知有平步青其人，每叹其学术之淹博，而未能详其行事。偶见《禹域丛书》中所收之《国朝文槪题词》，时余正治清代学术，搜辑清代学者传记著述，极讶其所见之博洽，然尚未见景孙其它著述也。既服务于北平图书馆，书坊有以景孙《霞外摺屑》等书来者，尽数日之力读之，遗事谏闻，开我心智。凡有关于书林掌故者，既别而出之，爰有搜辑景孙撰作，考其生平之意志矣。

去年秋琉璃厂书肆携来《香雪庵丛书》，所见景孙著述益繁，但恐囿于见闻，想景孙平生撰集当不止此。自日寇肆虐，山阴被兵，故家典籍，往往散出，书贾輿载以北，乃发现景孙所写《两负堂日记》及《棟山日记》。《两负堂日记》为其早年所作，《棟山日记》起于清咸丰八年迄于光绪十二年（一八五八——一八八六），凡二十四册，绳头细书，记事述学，颇具苦诣。景孙立身行事，学问旨趣，大半可于是窥见。

余以课史之暇，粗为浏览其著述，见其卷帙颇为浩繁。乃综其行旨学术，及其著述目录，厘为篇章，以志其梗概。于其学术，心有所未安者，间加评鹭，亦不敢轻许苟同也。

原载《华北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3期，1942年12月；

又收入《明清笔记谈丛》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清初东北流人考》引论

回想“九一八事变”以前，我们从沈阳坐火车到长春，或者到哈尔滨去，虽然在严冬的天气，朔风扑面，滴水成冰，北国风光，大雪纷飞，成了白茫茫的世界；可是我们坐在火车上，坐位是那末样的舒适，车厢内是这样的温暖，我们可以吃到旅大名产水果，和南方来的蜜桔，我们一点也感不到身在塞北。

火车走过了好几小时，已经到了黄昏的时候，远望着寒气侵袭的雪光当中，闪耀好几盏电灯，感觉着人烟非常的稠密，工业非常的发达，那便是四平街。过去不到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东北有名的会长春。如果我们还要往北行的话，可以由长春乘火车直达哈尔滨，这是东北著名的商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我们可以看到苏侨的风俗和景物。东北，东北！是吾国的宝藏，也是吾国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事业最为发展的地方之一，是怎样的教国人所颂赞和艳称。

但是回溯到二百年或三百年以前，虽然是爱新觉罗氏发迹的圣地，但仍是绝塞荒原，人迹罕到的区域。关内的人民，一听要到开原和宁古塔去，都要不寒而栗，何况那亲历冰天雪地的人们。的确在交通工具尚未设备，工商事业尚未建设以前，人们如何能受得了大自然的压迫？远征东北，真是人们的厄途。正如《吉林通志》卷一百十五《寓贤杨越传》上所说：

是时宁古塔，号荒微，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

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互，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啸，行者起踣其间，或僵马上。

这足以使闻者戒途，行者却步。但是不到几十年的光景，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它的统治政权，把无辜的江南和河北的人民，硬加上罪名，拓荒流徙到东北去。继之山东逃难的老百姓，和流亡的商人都跑到关外来。所以在不久的时光，道路也平坦起来，气候也温暖了许多，那时人民也有了御寒的设备，南方的货物也可以运转到关外去。久而久之，昔日人民视为畏途的东北，渐渐出现了新貌。抚今思昔，我们不能不感想到清初无辜被罪，谪戍到东北去的流民，也可以说是东北的拓荒者。

至于清初谪戍，犹沿着明代充军借以实边的制度，凡分迁徙、充军、发遣三种。《清史稿·刑法志二》：

明之充军，义主实边，不尽与流刑相比附。清初裁撤边卫，而仍沿充军之名。后遂以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为五军，且于满流以上为节级加等之用。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抚定地。雍正三年之律，第于十五布政司应发省分约略编定。乾隆三十七年兵部根据《邦政纪略》辑为《五军道里表》，凡发配者视表所列，然名为充军，至配并不入营差操，第于每月朔望检点，实与流犯无异，而满流加附近、近边道里，